

送別不^可忘^也

劉左史集

1984年 8月 7日

柯義

國公館

瑞安孫氏詒
善祠孰開雕

二劉文集序

留 元剛

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道伊洛東南之士多從之游而爲
永嘉倡者太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嗟夫
人不可不知學學不可不知道世之口先王行市人者其
誰曰不知學哉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間聲音笑貌之
末外浮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逮非學也假學以文姦飾
學以欺人者也是其自媒寵利與之俱汨耳禍福得喪之
衡安有所存者邪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他
甘心擯黜曾是師伊川爲苟賤者祖鄒志完於講張旁出
之時挫蔡京於焰勢方張之日不移不詘何恃能爾講學
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於三
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慕亦反其本而已矣

劉左史集

提要

臣等謹案劉左史集四卷宋劉安節撰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年進士官至起居郎擢太常少卿出知饒州遷知宣州卒於官是集不知何人所編前有留元剛序標題雖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以周孚劉安上與安節並稱謂之三先生孫詒讓謹按留序所謂太學博士周公出程門故留氏以之並稱此又祇言其氣節而無一事及文集莫之詳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狀則為失倫又次以應酬諸啓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

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書同核其
文亦皆相合考晁公武讀書志稱漁樵問對一
卷皇朝邵雍撰按此為讀書志之原文故仍其舊稱謹附識於此設為
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邵氏
言其祖之書也當考云云則漁樵問對有謂出
自邵子者有謂邵子之祖者均不云安節所撰
不知何人編入集中然以太極圖歸鶴林寺僧
壽涯以先天圖歸華山道士陳搏儒者皆斷斷
爭之以此書歸於安節而儒者未嘗駁其非或
亦疑以傳疑歟安節出伊川程子之門其生平
略見卷末附錄上蔡語錄三則及許景衡所作
祭文墓誌中其文章亦明白質實不失為儒者
之言經義尤明白條暢蓋當時太學之程式後

來八比之權輿也凡周禮十一篇論語二篇孟
子二篇中庸一篇其中庸一篇介孟子二篇之
中蓋繕寫偶失其次周禮第四篇前缺四行以
文義考之其題為時見曰會其佚文三行則不
可復補矣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劉左史文集卷之一

奏議

論謹擇皇子官屬

臣聞天下之本有三法度皇子人材是也而法度人材又以皇子爲之本皇帝陛下詳延俊良列於庶位恢張綱目細大畢舉實社稷無疆之業乃者皇子就傅選置官屬爲之輔導獨出宸鑒之所識擢可謂急所本矣臣聞賈誼言曰天下之本繫之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翊善侍講記室之職實掌教諭前日慎東旣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以不慎蓋諭教之官趨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於側所以服習積貫者爲賴已多必得其人乃克有補方今近侍之臣其賢與否固已不逃陛下之熟察矣臣願慎擇莊恪純厚而博學者以充左右之選左右罔非正



人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元良正而天下定矣苟羣枉雜進則治忽以分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論尙同之弊

臣伏觀獻歲紀元之號曰政和蓋自神考稽古立政實創厥始繼繼承承至於今日斟酌損益克底於中此政和之實也然臣聞之和與同異可否相濟曰和可可否曰同曩者朝廷立法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臣曾不爲國家深惜惟務希合以濟其私往往順承太過浸失本意此尙同之弊也幸陛下神聖獨斷親洒宸翰以勅有司參酌前後之宜悉從中制一代之典遂成完文庶政惟和適在今日夫同者憂其說之不一己之私也和者惟義所在天下之公也願陛下明勅羣吏各公乃心務輸忠實毋或徇私以爲雷同有所建立不憚可否參於至當以合乎孔子

所謂不同之義則政和之效出前古矣詩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表

大觀改元賀正旦

開歲發春帝方出震體元御極王乃憲天肆羣后之在朝開明堂而坐治隆名從古縉典備今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睿智有臨謙沖不伐維紹休于烈考以欽命於昊穹正月始和茂對乾元之首大觀在上一新渙號之孚爰舉盛儀用昭鴻烈奔旅庭之萬國儼執玉之千官坐烜威容密符祥祐臣適將使命出按學官去國逾時望不違於一尺奉觴無地頌徒極於萬年

賀天寧節

電繞斗樞上昭乾緯虹流華渚俯賁坤維凡居二氣之中
咸仰千齡之會歡然萬口端若一辭中賀恭惟皇帝陛下
嗣守丕圖誕膺明命無疆之祿如日之升有羨之年與天
同久五百餘歲適丁一遇之期億萬斯年翕受四方之賀
臣幸逢休旦叨被誤恩乘使者車雖無裨於晉部祝聖人
壽竊有慕於華封

賀收復洮河積石

廟謀獨運坐攝羌戎沙幕一空願爲臣妾捷奏交播驩聲
四馳中賀竊以高宗之伐鬼方商師必克宣王之征玁狁
周道復興然動兵久至於三年而闢國僅聞於百里功著
二代言垂六經矧我肇復臨洮遠連積石極司空伯禹導
河之所自抵博望張騫尋源之所窮坐收斥地遠境之功
迄無亡矢遺疾之費戎軒所至單食相迎不逾浹旬之間

奄有千里之遠曼然上古邈爾擬倫恭惟皇帝陛下睿智
有臨神武不殺排浮議紛紜之眾運沈機眇忽之先願言
有苗之征無遠弗届退頌淮西之烈惟斷乃成臣荷國謨
恩逢時休運靖玉關之柝預聞郵置之傳上金殿之觴獨
遠簪紳之列

賀九鼎成

鑄九牧之金成一代之寶聖謨有作國勢益隆中賀竊惟
神器之廢興顧與天時爲消長周遷洛邑爰開卜世之祥
漢得汾陰亦重紀年之號或襲於前而非作或得其一而
靡全尙能對天閔休作國重鎮著在信史播爲美談矧去
千古億載之間而成九鼎萬鈞之重煥矣龍文之爭燿炳
然金鉉之相鮮貯之神宮名曰大寶蓋歷世所不克爲者
非聖人孰能與此歟恭惟皇帝陛下以寬冲接下之德大

養羣賢以聰明周物之智取新百度蓋欲銘功於不朽又將保祚於無窮質鬼神而無疑配天地而不悖孝思斯格固無飛雉之來升神物所存想有黃雲之在上臣獲聞緝禮屬使一方瞻望漢庭雖莫預吾邱之對稽參夏鼎猶能預大禹之功

饒州謝到任

樗櫟散材一無可用乾坤大度何所不容顧雖煩言排擊之餘猶玷千里師帥之寄戴恩深厚撫已兢慚中謝伏念

臣蕞爾迂疎偶然遭際龍墀賜對初無可採之言烏府備員誤膺不次之選脫身冗散厠跡清華所宜激昂少報知遇而乃攝承言路未及建明定省親庭遽焉辭去以至記言左史薙禮奉常朝廷進退之恩莫非曲折臣子辭受之義獨昧幾先是皆臣罪之當誅敢咎人言之可畏投閒置

散誰曰非宜宣化承流始望不及過蒙優假祇荷恩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用舜之中則堯之大謂臣親蒙睿擢宜有樸忠憐臣久侍清光特留矜念少追邦刑之峻稍從郡職之勞有社有民敢憚江湖之遠惟忠惟孝有如天日之臨恩可報於萬分身願輕於九死

謝賜麻日

舜璣仰察前知七政之齊堯麻下頒特謹四時之序正朔所建中外率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之德之純維天不已一動一靜與時偕行乃麻象乎日月星辰以布治乎邦國都鄙謂乘輅之雖遠與承詔以在茲倬彼雲章來從帝所臣敢不疚心多士勉力百爲期推廣於上恩庶少裨於洪造

期集謝賜錢

命拜玉墀載瞻睟表慶流泉府更沐深恩祇奉寵靈伏增
震悸中謝伏念臣等服疇賤士佔畢腐儒幸逢清世之右
文常欲赤心而許國雖沉沉九重之邃無籍可尋而區區
一介之微每懷靡及比緣計進獲以名聞入造嚴宸天威
咫尺退承休渥命服光華顧惟疎逖之身荷此便蕃之寵
未能一日少輸犬馬之勤更畀兼金愈重丘山之施諸生
咸集多士有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淵默深宮龍飛寶位
博羣材而兼取厚百福以先施柱石以成不費枅櫨之用
駑駘將駕復推芻秣之恩臣敢不云永念戴君之賜何
日而忘誓殫報國之忠自今以始

疏狀

天寧節功德疏

千載應期適聖神之嘉會萬年稱祝實臣子之至恭輒據
微誠仰干慈祐伏願皇帝陛下珍符錫羨寶祚延洪嗣歷
無疆新又新而不息降年有永朔復朔而惟休大敷皇極
於黎元以享太平之盛福

天寧節進銀狀

右前件物充晉國之上貢出魯泮之幣餘伏以虹電流輝
於赫聖神之運梯航納賚交修臣子之恭矧邁昌辰叨膺
明命董儒宮之多士將使節於一方雖山呼者三莫預上
觴而稱壽然庭實旅百宜有內金之示和輒馳虞廩之餘
少効楚芹之獻誠非物稱愧與懼并

又

右前件物虞廩之餘禹貢所載竊以握符御極適啟運於
聖神奉幣獻琛爰輸誠於臣子莫不旁連海嶠駢集梯航
矧惟一介之臣親邁千齡之會蒙恩已厚論報惟何上萬

年之觴獨遠鵠鴻之列致五官之貢敢忘螻蟻之誠願莫稱於情文第彌深於祝頌

又

右前件物邦國之常臣職所謹伏以五百餘歲適丁一遇之期億萬斯年翕受四方之賀梯山棧谷輦賫航琛莫非王土之毛曾何臣力之有願以一介遭遇國恩嘉與諸生講明學政上觴稱壽悵莫綴於朝班內金示和願遠充於庭實情非物稱愧與畏并

明堂進銀狀

右前件物繫晉國之士毛充侯服之祀貢竊以惟聖爲能饗帝允屬熙朝而至孝莫大配天肇修縟禮濟濟奔走之在廟峩峩左右之奉璋莫非王臣各揚爾職而臣猥以一介遭遇國恩嘉與諸生講明學政使臣有命莫陪執豆之

恭王祭不供宜獲包茅之譴輒輸不腆之賦以敘無能之詞願勿稱於情文第彌深於兢懼

啟

代賀林樞密

伏審榮被宸恩擢參機政十行錫命奉紫禁之新書再拜揚休識青氈之舊物華夷交慶朝野共瞻恭惟某人學造古初知周事表言行不渝於素履謀謨多見於膚功賓賢興能六卿之遺典制禮作樂三代之宏規凡曰制度云爲之經必資討論修飾之力以至入侍從彙出擁使軺尹厥大之區曾蔑一人之獄典銓衡之選各當羣吏之能非遇盤根安知利器如遊餘刃不見全牛可謂周才蔚有成績久著聞於輿頌實簡在於上心進登樞機入奉帷幄朝廷之勢已增重於萬鈞樽俎之間自折衝於千里某夙蒙麻苴

今荷陶鎔材館非遙限官箴之有守龍門在望悵班賀之無從臨風徒劇於再三濡筆詎殫於萬一

代賀朱右丞

伏審拜中天之綸綍提右轄之紀綱朝野具瞻華夷交慶恭惟某人養剛大之氣挺瓌璋之才射策龍墀光生韋布抗章烏府聲動簪紳金百鍊而更剛松四時而不改禮樂載講爰藉遠猷學校中興悉資碩畫力共持於國是心自結於主知果副簡求益隆睠委朝廷既正安若太山而四維社稷無疆壯哉明堂之一柱某蒙恩滋久去德猶新緬想教言隱然在耳適縻官守邈爾承顏望風常極於再三濡筆詎殫於萬一

代賀梁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寰海之瞻恭惟某人識量淵深才猷穎拔丹誠許國蚤自結於主知洪業在民顧久傾於輿望頃自地官之重仍專天府之繁皆時所難不日而理倉箱有所亟登九歲之儲狴犴之間曾蔑一人之獄方頌臯陶之底績果聞虞帝之念功進總憲綱參持政本大賢在位勢已固於金城和氣致祥時遂調於玉燭某蒙恩滋久聞命維何大厦以成喜叟深於燕雀慶雲所庇惠豈間於荆榛願以頑冥之資終歸陶冶之賜永言欣幸倍百等夷

代賀徐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寰海之瞻恭惟某人博學究乎古今勁氣貫乎金石方冕旒之垂聽職臺諫以盡規遭時中更秉志不易雞風雨以雖晦松冬夏而自青抗章辯明引義慷慨蔑然強禦之畏休有忠謹

之風在廷諸儒無出右者雖古烈士何以加諸用能定國
是於紛紜之中結主知於啟沃之際夕郎批勅力可回天
版部理財政聞富國雖皆不次之舉未究非常之才及此
綸言擢之柄任朝廷既正安若太山而四維社稷以寧壯
哉明堂之一柱某蒙恩滋久聞命維何幸膺鑪錘之餘矧
是門闈之舊撫躬何有欣白附於青雲企踵爲勞嘆未披
於宿霧永言慶懌倍百等倫

代賀薛內翰

伏審親屈使軺肅將王命越從璧水之峻進直金鑾之崇
儒道有光士林相慶恭惟某人儒官柱石學海舟航方雍
泮之肇新躡簪紳而登用入陪經幄出正師模三物教民
庶比隆於周室四科取士未專美於孔門幾及成功俄更
前意雞風雨以雖晦松冬夏而自青言必據經事皆師古

力掃久陰之宿霧還我大明遂迴既倒之狂瀾復古故道
天風申命雲漢成章願學政更新無非極一時之選惟儒
宗難繼是以終三年之淹士論未平上心方眷花磚晨入
日影未移蓮燭夜歸漏聲頻轉豈止掩芳於三俊直將比
美於六經某梓里諸生芹宮一介戲陳俎豆嘗爲同隊之
魚景迫桑榆獨作空羣之馬仰飛黃之騰踏笑斥鷃之翱
翔管席甚疏尙幸故人之不棄鷹門在望未知何日之可
登倘容附驥之蠅一振處鷄之鶴誓將碎首報以終身

代賀朱都運

伏審光奉皇恩榮司漕計近在西郊之外蔚爲諸路之先
宸睠甚優師言惟允恭惟某人美由世濟忠以孝移艱難
備歷於百爲險易嘗持於一節馳驅奉事久矣賢勞懇惻
抗章遽以疾請方聖主進爲之日豈賢人退處之時果爾

綸言起之琳館矧夫方千里之內畫爲王畿尙以三十年之通制此國用外建四輔旁資萬營迄無不足之憂休有已試之効雖曰奉身而退豈舍王哉惟是度才以居無易公者都門一出邸吏相迎滿目山川依然前日之舊夾道父老恍若故鄉之歸習俗便安吏民懽悅某頃依芘覆每荷吹噓屬守官箴致妨賓謁惟佇聆於召節當亟展於慶函尙托餘輝少安綿力載惟忻幸曷究敷宣

代賀盧營田

伏審光奉宸綸寵更使繡瞻行軒之在邇與屬部以交欣恭惟某人德器靚深久騰士論才猷明敏蚤結主知方皇家廟算之才復周室鄉兵之漸出持使節往按邊封自陝以西已餘驍勇惟晉之舊更籍規爲大修充國之屯田廣募魏氏之武卒茲惟上策允屬全才方圖慶福之修先辱

占書之凱永言感刻曷究敘陳

代賀孫營田

伏審被命中宸按兵劇部周才獲試公義攸歸恭惟某人茂著風猷雅宏器業詞章藻麗久播儒林政術設施方隆宸睠爰自對敷之美寵將出使之權矧晉舊墟曰古強國蓋好武出於天性自昔而然而教兵藏之民間於斯爲盛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何待三年可使有勇坐令二虜罔不畏威卽拜優恩以彰成績顧惟不敏實仰高風欽頌之誠敘言曷究

代王漕賀馮提學

伏審光膺詔綽榮擁使輶蔚爲多士之依歸允副一時之遴選國家遭時定制稽古建官賓興賢能周鄉師之分職循行郡國漢博士之觀風無非慎簡於宗儒於以肅將於

使指恭惟某人士林擢秀學海資深絳帳橫經已變貴遊之習繡衣持節更恢化育之功矧夫大河以東全晉之地文學宗子夏之富經術推仲淹之窮今古相望顧流風之未泯庠序設教方盛世之所先佇觀輶軒之行一闡泮宮之化異人間出髦士攸宜顧實譎材叨同大部偶攝官而承乏徒盡瘁以在公况宗眾務之非專焉有舊政之可告仰高滋久瞻德未遑傾頌之私敷宣罔究

代吳提學謝執政

吳以越職言事罷學事

刻章失當自抵刑書議罰從寬止還銓部罪深責淺恩重命輕伏念某樛櫟散材久知無用斗筭小器終愧易盈頃新三舍之文誤膺一介之使雖更異議不負初心葦輅籃輿寧有辭於跋履雲章奎畫每相戒以遵承而識慮不逮矜持太過謂權酷之職有添助之酒錢攝邑於時實管

鈞於學事既違明詔輒擾縉紳民知而弗言罪恐不免殊不思法嚴分守事有司存過計私憂乃至為蚍而畫足侵官離局幾同越俎以代庖况有常刑著之甲令荐頒睿旨申傲官聯言在耳以未忘罪擢髮而莫數伏蒙某人深通下志明燭事微察其所言蓋止泐於循習憐其所犯在奉法於丁寧姑爾薄懲以為大戒退慙昏昧上玷使令於學校興盛而權失伍之誅方朝廷清明而預黜幽之罰杜門引咎有愧友朋引鑑照形可憎面目某惟當追循往責祇服厚恩未迫桑榆倘前愆之可贖誓鞭駑馬庶後效之是圖

代吳提學再領學司謝監司

伏奉詔條申嚴學政承誤恩之下運僚舊部以來歸倒指半年僅如前日舉頭全晉恍若故鄉顧疲懦之無堪識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某人哀誠許國內恕及人樂與一方

之秀民馴致三代之美俗留情泮水蓋常言必稱之加意
子衿謂是政所先者按行所至弊借實多肆令澄汰之餘
復董賓興之盛眷河之左俗號少文建學以來士稍知化
必將遠期之歲月始能仰副於朝廷豈茲微才可觀成效
所幸同舟而濟適獲所依願分鄰室之光以資不逮望風
良切瞻德未遑傾頌之私敷宣罔既

謝免省

比年課藝幸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爰充名於桂籍
行待問於楓廷得非所宜愧不能稱竊以先王育材於學
本以取人君子修善於身固將從政惟所用出於所教故
能言必也能行詩書所稱豈有異致公卿之選悉由此途
凡其一時出長入治之庶官莫非六鄉時書歲攷之多士
待以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在昔稱爲至治

之極降及後世溺於末流以六藝爲繁文謂上庠非急務
太常受業徒評平日之空言列郡應書盡出臨時之私意
上之所求幾於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縵之爲
安烏有畫餅之可食曠矣千載循乎一塗此衰世之軌所
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末之能復恭惟國家承百年之積弊
慨七世之大猷泛觀古今洞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
由觀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蓋入學有中年
之攷乃闢黌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頒新書之萬卷
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考而士由舍升既考之於
尋常復試之於倉卒且環橋者億萬不已多乎及揚解之
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續承雖有
求者累年於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
彰新法之大成如某智不適時學方爲己徒以雙親孝養

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重興賢之禮俛首百試旅身
七年幾成上考之功猶屬中變之法頃造公選再程斐文
言實工於前時名亦玷於異等知其非幸許以從新方虞
再鼓而衰甘爲殿後不謂適矢復沓優入彀中退慙毀瓦
之無功進喜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敢不知歸茲蓋伏遇
某人云頃膺明命而董學官幸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
之列參乎未達方求一道之歸偃也何如或許片言之是
待以殊等出於眾人雖華塗浸進於台司而雅意不忘
於璧水龍門益峻猶許再登駑馬方疲幸叨一顧繫餘光
之下庇使朽質以生榮故於選掄誤被收錄力探聖賢之
閩域誓窮師友之淵源

謝王漕舉改官

孺文論舊方有賴於二天北海薦賢謬見推於一鶚顧藝

能之無取辱聲聞之過情豈其所宜祇足爲媿竊以保舉
之法古稱至公請託之私今爲後患以言故不若親之近
以論才不若勢之嚴捨此二端未知一可儻非大賢之特
達自拔流俗之卑污肯爲清朝舉一寒士如某者服疇冷
族佔畢腐儒頃緣三舍之諸生擢預外臺之屬吏芙蓉泛
水幸厠英游松柏成林獨慙弱植坐見飛黃之騰踏分甘
斥鷃之翱翔自知非才每以無怨矧泮宮之長育具宸筆
之丁寧官各攸司顧簡書之可畏言非有補用掾屬以何
爲提空師以焉歸條舊巢而是託左車餘虜曷足與謀管
仲困時固多不利所宜刻章而薄責乃復借譽以片言豈
有淺能可希寸進此蓋伏遇某人秉心近厚立行有常范
叔甚貧嘗有一日之雅而晏嬰雖久不忘平生之言曲憐
留滯之餘加畀吹噓之末其爲賜也不已多乎某敢不祇

服官箴益修士檢至所未至聞所未聞非曰能之倘遂古人之志可無愧矣不虛國士之知

謝司業改官

膺門餘地雖幸登龍融帳多賢敢希薦鶚省躬有愧荷德無窮竊惟中古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卽郊置學環水爲池淵然道德之流遠矣詩書之府維時工匠作我主盟凡厥抱材咸希推轂矧_某司於魯泮悉隸籍於虞庠顧乏偉人以光清舉如_某者門闌棄物湖海散材偶緣三舍之諸生擢預外臺之屬吏追隨使命幾疲汾晉之山川寤寐師承徒夢辟雍之鐘鼓每惟疎迷久此棄捐命職自天人孰爲地不謂大賢之特達曲憐小己之遐遺借以片言俾之寸進茲蓋伏遇某人善惟引類美務成人謂其少學藝文誤中程於上客雅知規矩常侍席於先生曲矜留滯之餘加畀吹噓之末其爲賜也不已多乎_某敢不益進初心力修舊學遠探聖賢之旨趣上承師友之淵源非曰能之儻遂古人之志可無愧矣不虛君子之知

謝葉博士

烏府備員方慙非據螭蚋_某職敢幸見收諒難慙於師言已追還於成命過蒙矜恤豫賜褒揚義不敢當愧無以處倘憑餘庇之及獲安舊職之常荷德實多敘言奚究歲云暮矣物不終窮賢者履之福將自至佇膺異數式慰鄙懷

劉左史文集卷之一

劉左史文集卷之二

墓誌

宋國寶墓誌銘

永嘉宋君國寶既歿之明年卜以九月甲申葬於郡西寶塘原前期弟某狀君行以書抵辟雍錄張輝子充曰某不悌不能恭厥兄天降之罰以不畀於我家今葬有日儻不得賢者銘以垂不朽是重某不悌之罪也況兄於今監察御史劉君厚而執事劉所敬也若因執事以請必得銘一日子充詣余致其言且曰若國寶銘無愧矣余既知君又重違子充之請遂序而銘之君諱之珍國寶其字也先生九歲喪其父家貧能自謀學不爲異業奪比長益砥礪爲節行非其義不一以毫挫於人謹身約用以取給有餘輒班其兄弟之貧者居平不妄言笑不以色假人人若不可

得而親至所與交必傾倒爲之盡情骨清氣爽望之可知
其人也年三十二始以進士選爲台州司理參軍有告坑
戶疑其匿官白金者不實法應杖吏受賂欲寘之流君曰
在法告不稱疑雖不治可也而反坐之耶固爭之壓之勢
竟不爲變獄無小必躬閱不專諉胥吏所平反者甚眾歲
餘丁母憂徒跣扶柩旋葬某鄉備極哀瘁廬於墓者三年
服除調應天府穀熟縣尉所部兵獲強盜或請以躬捕爲
名可增秩君曰以欺冒賞不忍爲也勿聽初君嘗上書言
事坐是齟齬不進故再尉會稽越俗率以春月競渡其費
用一切皆官爲取之民歲病其擾而在位者苟覘娛嬉方
務極奢侈府丞意喻諸邑邑例以尉督辦至君獨詣府條
其不可者三一府闕然皆爲君難之君不顧其事訖不行
大觀三年詔削黨籍君曰吾罪滌矣庶幾伸其志者明年

夏至京師以五月丙辰卒於逆旅享年五十二君性勁持
義不苟所當爲必挺然以身先至於不可介如也不以貴
賤貧富大小眾寡二其操其居家也動以法自律如在官
府其在官府也事無細不察如居家焉雖勤瘁不以爲病
未嘗求知於人人亦鮮能知君者卒無愧恨意曰義如是
如是足矣又何求自初任至歿幾至二十年而官止於此
故其事業不甚著見於世識者哀之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君娶陳氏生男四人曰敦仁敦義敦禮敦信皆修進
士業女三人皆嫁士人季未行其葬也實從母夫人兆其
年改元政和銘曰

介而通察而恕儉而能施勤而不怨在位常患不得若人
而用之而若人者又卒不偶以死其命也夫

祭文

祭壻立之

嗚呼余與汝家世爲婚姻故復以女託汝終身如何五年有子二人一初學語一方在衽汝遂往矣彼將誰親嗚呼哀哉予復何言瀝酒告誠涕淚潺湲

薛承奉祭立之

女子之生於人是倚嫁也倚夫夫沒倚子嗟爾母兮初喪爾父家事多難將子是付子復往矣母將疇依二弟尙幼嗚呼母悲嗟我曩時婚嫁初畢謂已無累笑傲終日如何至今百累猶存皤然之翁而哭諸孫嗚呼老矣爲累滋多未化之身爲之奈何

代貫道祭姪立之

天禍我家降之百殃歲在癸酉我兄蚤亡期月之間再罹父喪今汝又往使我重傷憶昨與汝侍翁之側誨言從容

汝有倦色翁曰往哉汝其歸息年未及壯已入老境其能久乎有嗣爲幸時余與汝雖聞此言親親之心亦冀不然孰謂今日天不汝假追念昔時我淚如瀉嗚呼哀哉人孰不死汝爲不遐人亦有天汝爲可嗟汝母班白汝兒咿哇汝弟汝妹曰未室家逝去之夕對我欲語氣出如線幾不能吐余曰吁哉其屬我親予豈敢忘猶有鬼神領以應我去無及矣骨殖在旁環其泣矣嗚呼哀哉汝其無可奈何兮予亦無奈汝何兮

立之移喪路祭

聞諸古人喪先遠日豈便於生惟死是卹子之云亡日近三七肉未及寒輿置他室抑又聞之子之於親惟命是行豈其死也而異於生吾親苟寧亦子之情往以安之勿怖勿驚

祭丁逢辰

嗟我逢辰名家以儒不說方士不師浮屠獨抱六經以恢
聖謨曰異此者則非我徒翕然高門不戒而孚子如其父
妻如其夫言不苟發行不苟趨咸謂長者信哉不誣越歲
戊辰闕多士塗羣舉經行以公應書事乃中沮賢網之疎
臨川太息失吞舟魚公曰命也歸與歸與笑指東郊先子
舊廬詩書可樂琴瑟可娛盍往葺焉予將隱居命二三子
無棄是圖以講以問則予與俱季也早達調官海隅綵服
從侍式歡有餘天不相人豕子云殂慈懷孔傷積憂成瘡
竟以不救吁亡已夫嗚呼哀哉日逝月徂窀穸告期永隔
幽墟曾是婚姻君之葭葦今此長往心焉何如侑祭以文
君其知乎

祭吳助教

天之降才非徒生之人之負材終有一施昔者范蠡伯王
之師進饒於功退饒於貲惟公之初家事未治日與其季
出謀所爲不有居者孰營余私汝盍往學余爲汝資舟車
所通水泛陸馳閱歲幾何各獲其期季以學顯公以幹推
俱爵於朝同功異宜亦旣知足幡然改思卜居東嘉養氣
自怡剛直有禮信而不疑歲推其餘以畀宗支鄉黨族屬
服其義慈咸謂五福有全不虧嗟公平生未嘗丐醫一旦
邁疾乃久勿支逝去之辰神魂欲離猶能晏然與諸孤辭
嗚呼壽矣夫復何悲惟是鄰里游從有時載燕載笑旣相
諧熙願託婚姻以永不衰通好未幾公疾已危遽云逝矣
迅弗可追再拜柩前奠此一卮想公精神死猶有知

祭王正翁

嗟嗟正翁而遽然耶其一去而終不復返也耶昔公之赴

官臨川也予往江心孤嶼餞之曰公仕矣且去鄉里其亦
有私事未集者乎予不敏願實力焉公曰吾仕矣又何求
然吾他日歸顧未有廬可居者公愛我盍爲我營之予曰
唯唯公既就道余惟命匠治公室是勤室且成公亦代有
日予固蚤夜望公之歸以寧其居也而乃沒於中道也耶
其託我以居居成而不得寢處之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
之子將以公之柩葬於西岑之原故悼公之不復見也敬
侍母親往以薄奠祭公於新居之正寢惟公有知其聽斯
文以審我哀

祭方積中

昔公妙齡秉筆學文朝謂白屋暮而青雲如何十年挾冊
求仕抱璞以泣蔑然知己我初見公謂才可求公亦自信
學以日修迨其不遇謂命之使公亦自疑學其已矣吁嗟

人生各有所營退必獲利進必獲名公之營身豈云不力
云胡二者而亡一得我意天理否久則通易有如公竟坐
此窮天不可知才不可恃公之長才命止斯爾日沒復出
公歸不還登公之堂莫承公顏我酒旣清我肴旣潔哀以
送之終天之訣

爲林思謙祭林介夫

大道之行維國求賢往往其君擁篲以先後世多私維賢
求國俛首而可以幸一得偉哉先生則異於是曰予之學
初不爲死胡爲去親千里決科丐祿升斗其獲幾何出耕
東阡入奉北堂夫豈無他而行一鄉孟子去齊國人矜式
通河汾訟者自息施于有政是亦正人奚其有爲先辱
其身維此麟經將聖之志諸儒盾矛莫究厥義微發大旨
析其異同一時諸公舍己請從嗟余晚學實愚不肖曾謂

先生肯賜之教誨我諭我謂我宗盟勉我以學忘其不能
維是頑庸莫堪鞭策先生之教夫豈不力尙期終身佩服
不遺如何中年天奪之師嗚呼哀哉自今以往凡我小子
孰勸孰獎考日惟良葬車東馳訣祭一觴誰知我悲

祭陳八夫人

昔我伯姊首歸諸陳不竟其壽卒從夫人夫人之初適於
夏氏有子而妻實我兄子陳爲吾姊夏爲吾姻眷好之再
敦夫人親嗚呼哀哉昔我佳節拜夫人壽今也則亡來哭
其柩我酒旣酌我肴旣陳聊以祭之嗚呼夫人

又

嗚呼夫人而命然乎前年之春實喪厥夫靈柩在堂未先
大葬如何夫人亦繼而喪嗚呼哀哉室家堂堂惟君子經
之營之實夫人爾承之嗚呼今其往矣將誰使承之惟夫

人有知其福爾子孫以慰我親姻之思

青詞

爲子孫保安設醮

天聽雖高不疾而遠日監在下有感必通頃緣賤息之負
痾嘗瀝丹誠而敘懇賴神之賜厥疾有瘳是涓嘉辰共陳
洪會玉虛金闕仰投蕞爾之誠風馬雲車想見翻然而下
有酒惟旨有椒惟馨雖籩豆甚微物無以稱者然精誠所
至神其吐之乎

經義

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

立法而授之侯者王也奉法而施之民者侯也先王之於
諸侯列之爵分之土豈私厚之哉代王行法於是乎在然
而人之情也遠則易恣法之行也久則或弊以易恣之人

奉或弊之法苟不有人以稽正之則禮法亂於僭擬法度壞於因循異政殊俗莫之統一而先王所恃以維持天下者將不幾於廢弛乎是故周官之制每於十一歲之久必使行人之官以巡天下之邦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者凡以考正諸侯之治故也蓋瑞以合驗節以示信而用之交四鄰者也度以度長短量以量多寡而用之以平百物者也牢禮者若行人禮九牢之類用之以禮賓者也數器者若典命各賦其命之數用之以爲儀者也法則凡制而用之者也則則凡揆而制之者也夫邦國之地封疆百里比之王畿雖曰壤地褊小然所以交四鄰平百物外之禮賓內之飭己與夫制而用之揆而制之一皆有賴於數者之法一法不舉弊之源也則欲撫於邦國者可不老而正之哉何則瑞節所以爲信也瑞非其瑞則

朝會有辭節非其節則門闕有禁而邦交有不達之國矣今也六瑞之用辨其圭璧六節之物異其金竹所以達之也度量以爲平也布帛長短同而度不相若五穀多寡同而量不相若則童子有適市之欺矣今也五度之則正其分寸五量之容辨其龠合所以同之也牢禮之具所以禮賓也諸侯九牢則疑於公而不成其爲侯矣子男七牢則疑於伯而不成其爲子男矣今也牢以命而爲之禮使之無虧焉所以成之也數器之節所以辨等也侯伯以七爲節而僭於九則異於侯伯之禮矣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昔之所成今見其虧昔之所得今見其失虧者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

此法之大常所不可得而變易也故達之成之同之法則也此法之小變所可得而損益也故脩之大常者使之同而不可踰所以成法之善小變者與之脩而無弊所以救法之失一常一變而邦國之法盡在是矣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此之謂也雖然先王之撫邦國豈一日之積哉存省及於五歲則察而治之者既至於三矣書命及於九歲則諭而協之者又至再矣猶以爲未也於是有一十一歲之考考之悉矣於是有一十二歲之巡守察之不若諭之爲益諭之不若考之爲詳考之不若巡守之爲大故自修法則而上行人之事也至於巡守則王往治焉此先後詳略之序也然王之巡守非可遽治也是必行人考之於先然後王乃巡之於後考之於先不爲慢令巡之於後不爲罔人是故變禮樂而不從者可得而流之也革

制度而爲叛者可得而討之也討流之罪重矣而先王行之不憚者亦有行人蚤正其事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治至簡而詳至約而博有功諸侯莫不各謹爾度以承天休無或亂常以干先王之誅書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此其致治之效也雖然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此舜巡守之日也而周官之制乃使行人考於前期之一歲何哉蓋帝者之政富於德儀物少而用度省則巡之五歲爲已數矣王者之政富於業儀物多而用度費則巡之十二爲已疏矣數者易治疏者難察則行人蚤正其事以爲之先尤周政之不可忽也至於來歲則王又考之矣書曰考制度于四岳此之謂也方是時也巡守至於十二歲之久而未聞以疏爲患者蓋達法則同數器一度量諭禮樂而正人合方氏掌文之官歲時往來既諭之矣

至十一歲則行人又考之及將巡守則職方氏又戒之
以其法備其官眾故也逮夫法壞於後世而行人之屬亦
廢而不修於是諸侯之政亂矣衛請繁纓數器亂矣兩國
爲之交質何有於瑞節諸侯皆去其籍何有於法則是數
法者皆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而乃廢弛如此宜乎憫
亂於後世而欲行政於四方者猶以權量法度爲心焉嗚
呼使之得行其道則仲尼之烈是亦周公而已豈不惜哉
以周知天下之故

以天下望一人則受責爲甚重以一人臨天下則用力爲
甚微夫以甚微之力而任至重之天下如必身親而後爲
之則列土至廣列侯至眾吾之足力有不給矣萬民利害
庶政得失吾之目力有不周矣足不給目不周莫爲之郵
耶則得此而遺彼舉一而廢二爲人君者幾何不負天下

之望哉是故周之盛時設爲小行人之職以巡邦國之諸
侯治其事故而因以察邦國之政民之利害事之得失天
時之變人治之常一皆載之書以告於王焉是以執要之
君有不必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以有此官爲之巡行故
也不必目力察乎千里之外者以有此書爲之稽考故也
得其人以載其書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知者矣故其職曰
以周知天下之故夫故者有所因而使然者也天下之理
物無常是亦無常非是非代更與時無止先王之制豈以
有涯之力而窮無止之時萬民之事利而無害諸侯之政
得而無失四時之行順而無忤而皆出於常然者先王於
此亦無所用知矣王頒常法以授之諸侯侯奉常法以施
之民可也奈何民無常利政無常得時無常順而乖戾之
變有出於所遭之故者不有以知之則天下之不治有不

基於此乎是以先王之於邦國也必因行人使於四方以致其察焉弔喪恤貧補災贊善行人之爲使也萬民利害庶治逆順凶荒悖亂康樂和親行人之爲書也奉使者行人之職而書其政治者特因之而已故先王之五物皆曰令者所以遣其出也後之五物皆曰反命於王者所以紀其歸也其出也於以同休戚王之仁也其歸也於此察政治王之智也行人一出而王之仁智兩得焉豈不曰法之善哉雖然行人所書特天下之故而已周知其利害者職方氏之書也周知其治者司會之書也職方者九州之圖一定之常典而已司會者四國之治三年之成功而已天下之事固有昔是今非而不出於一定日改月化而不待於三年者行人之書安可略耶噫先王旣以其身當天下之任矣天下之利害吾身之休戚也有人於此疾疢之不

知視聽之不聞而人以四體爲不仁矣況以天下之利害而爲人上者曾不聞知而加恤焉其得謂之仁乎孔子曰致五至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言其道也小行人曰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此言其法也道者先王所以治心法者有司所以紀事先王之時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豈特其道足以自致哉行人之書抑有助焉後世堂上之治遠於百里堂下之治遠於千里彼其一堂之間且不及知况欲知天下乎

師氏以媿詔王

任己者不足資人者有餘好大者不足積微者有餘天下之理也君子於此有貴於學者豈以人固有餘於己微固有餘於大哉己者人之類也資諸人斯足以成己矣大者微之積也積於微斯足以成大矣故雖以王者之尊道隆

德備而必資於師氏之官以媿語之者豈不以資人而積
微者有在是乎媿者充實之謂也充實而未至於光輝之
大則雖媿也猶謂之微而已蓋善之初生其端甚微若火
之始然一撲之可滅也若泉之始達一障之可塞也有能
充之則燎原之烈成淵之量自此以成人之爲善何以異
此自充實之美進而至於光輝之大則吾王爲大矣自光
輝之大進而至於化則吾王爲聖矣自化之之聖進而至
於不可知之神則吾王爲神矣夫進王於神道雖非師氏
之所能而詔王以媿爲之開端者實師氏之功也孟子曰
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苟非其人則讒諂
日進忠信日退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不保其萌者矣一
齊人傅諸眾楚人咻之有不能正其言者矣尙何足以成
盛德者乎是故先王之時旣擇師氏之官以詔王矣又使
之王舉則從者爲是故也雖然師一也有曰太師者三公
之職也有曰師氏者中大夫之職也而鄭氏乃以師氏卽
王之三公失之矣先王設官以道之至者爲公德之中者
爲大夫公與王所論者道大夫所詔者媿其職之小大固
不同矣故稱公以師則曰太稱大夫以師則曰氏者義可
見也然而師氏卑矣不嫌於稱師者蓋善之所在無貴賤
吾知師其道而已庸詎知其人之爲貴賤耶觀先王名官
之意而尊德重善有若此者則其詔王以媿蓋無有一言
之不聽者矣爲師氏者而有隱衷焉其先王之罪人乎

時見曰會

先王之正名賓禮豈苟然哉因時以制禮因禮以定名如
斯而已矣蓋禮有出於四時之常者朝覲宗遇是也禮有
出於一時之故者時見之禮是也禮之常者在天有時在

國有經不待鎮圭之命而四方諸侯各以時至故名斯禮者亦各因其時義以道其勤而已至於無常之禮特出於一時之故而非素期焉者也當是時也非天子有以命之則諸侯莫知所赴然則名是禮者如之何亦曰惟我所以集而合之者以命焉可也大宗伯曰時見曰會其意如此何則朝覲宗遇四時之常禮也春者一歲之始猶日之有朝焉夏者萬物相見猶人之有宗焉以春爲朝則秋爲夕而暮氣衰矣於此而見可謂勤矣故秋爲覲以夏爲相見則冬爲相辨而各歸根矣於此而見是邂逅也故冬曰遇此四禮者皆有常期則正名其禮豈他求哉因時而已若夫王國有可議之政侯方有不寧之變於是將合諸侯而命事焉苟侯四時之朝而後圖之則失事之幾矣於是爲壇於國門之外而集四方之諸侯以施政教以行禁令以

命征伐以修詛盟是皆出於一時之事而非諸侯之常禮者也會非常禮唯上之命然後集而爲一則命名之義不可以他求也其唯會之云乎書曰會其有極傳曰會之有元會之爲義言會諸侯而歸於一也此必有以會之然後彼來會焉亦猶歲計之會凡以會眾要而爲之總而已矣昔者孔子作春秋也內爲志則曰及外爲志則曰會時見者雖諸侯之禮實天子之志焉書會之義其亦本諸此乎雖然會者君之禮也一人之事也故歲計之會惟王省之時見之會惟王用之考之於經蓋未有諸侯而言會者而春秋之時稱會者一何多耶故聖人列之於經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觀晉侯召天王於河陽則聖人之譏深矣昔者惟王有會今則諸侯而會矣昔也惟王召臣今則以臣召君矣故欲觀周之盛衰非他求也於會見之矣方其中興

也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及其浸衰也會不行於天子而行於諸侯又其極也會不行於諸侯而行於夷狄嗚呼周至於此不復振矣此聖人所以傷之也後之記禮者狃於所聞方且以諸侯相見於隙地亦謂之會是焉知先王之禮耶

王大旅上帝何以謂之旅

先王之制祭祀夫豈一端而已哉無事而祭者禮之常者也有故而祭者禮之變者也禮之常者五帝固有方矣百神固有職矣欲以祭之則卽其常位可也若夫禮之變者特出於一時之故而非若無事之時爲裕也舉尊而不及卑舉大而不及小則非所以祈福於百神於是卽上帝之位而會百神以祭之夫會而祭之則眾矣此其祭所以謂之旅也蓋旅之爲義猶卒旅之爲旅也昔者先王寄軍旅

之法於鄉遂之中五家爲比則合五人爲之伍焉五比爲閭則合五伍爲之兩焉四閭爲族則合四兩爲之卒焉五族爲黨則合五卒爲之旅焉自卒而下其人寡矣自旅而上其人眾矣則旅也者可名爲眾也自其無事而言之則五旅之人散而爲民有至於一人之寡自其有事而言之而五卒之人聚而爲旅有至於五百人之眾矣夫先王之制祭祀固有異用而同義者矣今夫一歲之常祀無事而祭者也祭青帝於東郊祭赤帝於南郊祭白帝於西郊祭黑帝於北郊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至星辰風雨之神各於其位而祭之亦何異於五旅之民無事則散而爲一人之寡耶及其有故而旅於上帝也則神不可徧祭力不可徧及於是五精之帝日星之神風雨之師凡屬乎天者舉會於上帝而祭之亦何異於五卒之人有事則聚而爲五

百人之眾耶惟其百神之旅於上帝非其常位也則又與夫旅之爲逆旅者合矣陳而成列也則又與夫旅之爲陳旅者合矣然則先王之正名祀禮夫豈苟然而已哉且以下士之旅言之六官之長有至於三十有二人而謂之旅者以其眾也六官之屬雖至於十有六人不謂之旅者以其寡也幽而天神明而下士而取名於軍旅之意一皆以眾爲義焉則夫旅之爲眾抑又可考矣雖然天神之祭固多端矣致道以祭謂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備物以祭謂之祭燔柴於泰壇祭天是也盡情以祭之謂之享惟聖人爲能享帝是也類其禮謂之類類於上帝是也造其所謂之造類造上帝是也營衛其神而祭謂之禋日月星辰之神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禋之是也祀祭享無事而祭也三祭而異義類造禋有事而祭也三祭而異名禋之祭止

於日月星辰而已類造之祭止於五帝而已惟類於上帝然後百神皆在焉謂之大旅者以其大於類造之祭故也記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則有故而旅又未若專志以享於上帝之爲大也嗚呼先王父事天神其道盡矣無事而享所以報也有故而祭所以祈也報之所以爲仁祈之所以爲義祈而旅焉則帝將百神而爲之助又所以爲智也舉祀典而三善從之則先王之祀上帝其義深矣則夫宗伯之典其禮典瑞之掌其器掌次之設其郊職金之共其版焉得不各致其職以爲之輔耶

善溝者水激之

順則通逆則塞物之常性也乃若水之爲性其勢則趨於下而已矣順其下而導之則通而不窮逆其下而壅之則

塞而不達是以善治水者必先度地之勢而後致人之力以順導之故其勢若建瓴焉沛然莫禦雖有將遏之者亦將蕩然與之俱逝矣曾何壅塞之患耶匠人之職曰善溝者水漱之此之謂也蓋水之流行於天地之間猶人之有血氣也運而不積生以之遂節而不宣疾以之作故善衛生者必先運之使疾不生於身則夫善經野者其可不通之使害不生於地乎是故高下者水之勢也我則因地之勢而導之使下廣深者人之功也我則致人之功而浚之使深遂地高矣則使其下地而為溝焉溝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洫焉洫地高矣則因其下地而為澮焉自澮至川則為尤下矣此之謂因水之勢遂為淺矣溝則廣深以四尺焉溝四尺為淺矣洫則廣深以八尺焉洫八尺為淺矣澮則廣深以二尋二仞焉自澮至川則尤為深矣此之

謂致人之功水之勢致其下矣人之功致其深矣則水之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是皆決高以趨下去淺而就深者也故其流行之勢蕩然無滯雖有浮土不可壅也雖有腐薪不可遏也歷歲已久而溝之為利猶日通而不窮孰謂不善溝者能之乎嘗觀禹之治水也始於冀中於雍卒於兗率皆因水之勢而導之下故書曰九川滌源言其通而不壅也江淮河漢水之大者也治九川如此則浚洫澮距川亦若是而已矣是以商周承於其後雖其授田之法出於一時而溝澮之法一本於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此之謂也若夫稻人之為溝也特施於下地者爾然其職亦曰以溝蕩水蕩之為義漱而去之之謂也大之為江漢小之為下地為溝之法出乎一理則雖神如禹聖如周公且不能逆水之性而治之況

於後世者乎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先王之政施報而已不施於先則野人莫治不報於後則君子莫養經田野施職事君子所以治野人也勤四體輸百物野人所以養君子也夫物之生於土地之間未有不資君子之法以立野人之力以成者夫既相資而爲用矣則吾願地事以施於先而責其供地貢以報於後不亦可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且有地斯有事有事斯有貢事者地之治也故治法不立不可以任土貢者事之功也故地事不舉不可以令貢昔者明王之疆理天下也知夫仁政之本必始於地法之立是故經土地辨井牧畫爲井邑正甸縣都之制則民有分土可致其力矣故繼之以任地事者所以爲治野人之道也任農以耕任圃以

植任牧以育任虞以山任衡以澤分爲土牧園囿山澤之賦則民有餘財於是乎可責以貢矣故又繼之以令貢賦所以爲養君子之道也地事者下之職故任之貢賦者上之政故令之夫使民任其事而上令其貢然能使樂從而厭者是豈出於脅迫哉制之蓋有道矣土宜之法教之使知土均之法均之使平任土之法制之使稱地利之肥瘠人力之多寡適當其平則地事之任不患乎民之不勝矣大司徒制其征均人土均責其貢或裁地里以適於均或當邦賦以從其便則貢賦之令不患乎民之不從矣任之以事而勝此民財所以裕也令之以貢而從此國用所以充也裕民充國非仁政何以哉雖然既謂之貢賦又曰凡稅斂之事何也蓋上以政取謂之賦斂財賄是也下以職供謂之貢若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是也稅其物謂之稅

若概而不稅是也掠取其物謂之斂若秋斂皮冬斂革是也析而言之其義固異合而言之其用則同以閭師考之農貢九穀圃貢草木皆謂之貢矣而其先曰以時征其賦則知貢與賦之用同也以司書考之掌邦之九賦九政九事此貢賦之謂也而其終曰凡稅斂者受法焉則知貢賦與稅斂之用同也大抵理財之義不一而足有曰貢曰賦者所以辨所取所供之義曰稅曰斂者所以辨所稅所取之義也貢賦之征大故司徒司書皆以貢賦爲之主稅斂之物微故司徒司書以貢賦又所未盡者特言凡稅斂以該之而已周官之時貢賦稅斂雖有異名而所取曾不過乎什一者要其實而言之故也逮其後世諸侯侵叛莫之知止以區區之魯而稅斂工甲田賦之法相繼而起其慢經界於斯甚矣故聖人勤勤筆之於經者其亦欲以正名

而救當時之失云耳

劉左史文集卷之三
經義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惟大故能有容有容則爲物之
所歸也孔子曰唯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大物也非王德
之大其能容天下之所歸乎今夫匹夫匹婦私營其身視
一身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身之所爲也不可以有家
孤卿大夫士私營其家視一家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
家之爲也不可以有國公侯伯子男私營其國視一國之
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國之爲也不可以有天下蓋家大
於身故有一家之德者匹夫匹婦以其身歸之國大於家
故有一國之德者孤卿大夫士以其家歸之天下大於國
故有天下之德者公侯伯子男以其國歸之其德愈大則

劉左史文集卷之三

經義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惟大故能有容有容則爲物之
所歸也孔子曰唯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大物也非王德
之大其能容天下之所歸乎今夫匹夫匹婦私營其身視
一身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身之所爲也不可以有家
孤卿大夫士私營其家視一家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
家之爲也不可以有國公侯伯子男私營其國視一國之
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國之爲也不可以有天下蓋家大
於身故有一家之德者匹夫匹婦以其身歸之國大於家
故有一國之德者孤卿大夫士以其家歸之天下大於國
故有天下之德者公侯伯子男以其國歸之其德愈大則

臣之命尤不可廢是以公之孤四命賦小國之君且既謂之孤矣其德能衣被人則不可屬之舉者視子男之禮不爲僭也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或以三或以再或以一則諸侯之德隆而位尊者也故其臣之命稍增而不爲過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賦而畧儀亦煩而縛可知也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或以再或以一或不命則諸侯之德薄而位卑者也故其臣之命數稍降而不爲辱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賦而畧可知也夫惟尊者煩而縛卑者賦而畧故堂各有筵室各有度或高之爲貴或小之爲美而宮室有制也乘棧車者不敢以乘墨車乘夏縵者不敢以乘夏篆旗各有等旂各有數而車旗有辨也元士之服不敢以毳冕大夫之服不敢以朱襮小人無赤芾之賜君子有繡衣之章而衣服有

別也尊卑異等詳畧異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而禮儀有數也若然者非各賦其命之數其能若是之稱哉成周之時正邦國之位則有大宗伯之九儀辨宮室車旗之用則有小宗伯之禁令而典命者又載其命數而藏之有司若有辨則賦焉此邦國諸臣所以無敢違命以犯上者也逮夫王室微弱諸侯恣橫先王禮籍之用惡其害已而削之殆盡當是時上不知所令下不知所承山節藻梲有如臧孫塞門反玷有如管仲宮室之制亂矣美其車有如慶封請繁纓有如于奚車旗之制亡矣設服離衛有如子圍瓊弁玉纓有如子玉衣服之制失矣魯以肆夏享卻至周以上卿享仲父季氏大夫也而有泰山之祀三家陪臣也而用雍徹之樂而禮樂之制壞矣其始也諸臣僭諸侯其末也諸臣不僭諸侯而僭天子夫以諸侯之卑而上

僭天子之貴則錯亂甚矣尙何名器之足信乎是以後之君子思爲政於天下則曰周公之典在焉蓋將有所考而正之也惜夫

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

結繩之政後世不復久矣聖人有作易之書契豈特以備遺亡而已百官以治實取諸此是故設爲治法所以與百官治人於明者也設爲吉禮所以與百官事神於幽者也百官之治才不必皆強智不必皆達而怠惰黯闇之政有不免焉然則先王所以治人事神者不幾於廢弛乎是故設之太史之職而六典八法八則之法祭祀之禮一具其文以藏之使夫違而有辨者可以有考此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所以爲百官之治也莫非法也六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凡以治人爲務者此太史所書之

法也莫非事也簠簋之設內外之位前後之序凡以事神爲務者此太史所書之事也典法則之法太宰建之小宰司會逆之此無非以法爲任者及辨法焉則以太史考之蓋考其法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祭祀之事宗伯建之肆師祭僕相之此無非以事爲任者及辨事焉則以太史考之以考其事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蓋史之爲職掌官書以贊治而太史以大夫爲之又其贊治之大者也百官有辨於此考之烏乎而不可是故邦國有治辨乎我考之六典之書可也都鄙有治辨乎我考之八則之書可也官府有治辨乎我考之八法之書可也考之而其辭不信則是姦僞以侮法者也故於是乎刑之祭祀有所辨之序考之禮書之所次可也祭祀有所辨之位考之禮書之故常可也考之而其辭不信則是怠惰以從事者也

故於是乎誅之刑之罪大誅之罪小法言刑事言誅亦各有所當也觀司約所藏盟約之載以待邦國人民之不信者大有殺小有墨則先王所以待不信之罪者亦隨其事之大小而已故祭僕誅其不欽小宰刑其不用法者而與太史所言合者其以此歟嗚呼刑政之不明常始於書籍之不存故政亡而籍存有王者起猶得而正之矣觀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臣下之所懼實有在於法事之所存也然則太史所掌烏得不爲之重事耶

以六律爲之音

學詩之道有本有用志之所之謂之詩此其本也聲成文謂之音此其用也本失其中則言不止乎禮義其文能足論而不失乎用失其和則音不出乎度數其聲能足樂而不流乎是故先王之教人以詩雖其本之道德出於性情

者固已盡美而聲音之末亦有不敬苟焉者非以是爲美聽也蓋將以納世於太和者而乃不能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且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豈作樂之意哉此太師之教六詩必以六律爲之音者此其意也且夫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非宮也非商也而合乎大順非律也非呂也而應乎自然此聖人之天樂而出乎心之無所傳而然者雖師曠清夜傾耳以聽曾不得其聲音尙能以律呂而爲之節奏哉夫惟存於心而爲志宣於口而爲詩既已存於心矣且得無形乎既已宣於口矣且得無聲乎形聲者度數之所域也域於度而求越於度域於數而求出於數則將與物爲忤而失所以和順之道此學詩者所以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有待於太師之所教者也是故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此黃鍾

之爲宮也六詩之聲卽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爲音矣大
呂爲宮夷則爲徵應鍾爲商無射爲羽南呂爲角此大呂
之爲宮也六詩之聲卽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爲音矣非
特黃鍾也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凡屬乎律者莫不然
焉非特大呂也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凡屬乎呂者莫
不然焉夫惟六詩之章一出於六律而爲之度數故能播
之金石形之舞蹈宣之絲竹達之匏革而與堂上之歌相
和爲一翕如其始作也純如其從之也繹如其樂成也會
未有毫釐之差者蓋其所歌出於一律故爾以傳求之六
詩之音雖不可槩見然觀鄉飲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之三又歌南陔白華華黍之三終之以合樂焉鹿鳴南
陔詩之風雅也而鄉飲以之合樂非夫六律之爲音亦能
若是乎以至射也燕也冠昏也凡用樂莫不皆然此六詩

之義所以用之天下而使人聞之者可以興可以羣與樂
同其妙用者太師之教爲之闔端故也昔者舜命夔典樂
教胄子有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教詩以律
其來尙矣於舜之世而夔之樂乃至於百獸率舞鳳凰來
儀者豈特德化之所由致耶律呂之法抑亦有助焉耳

顏淵問爲邦

有聖王之志者必求知聖王之學有聖王之學者必求知
聖王之政蓋君子之學非求於善已而已也必將施於有
政以兼善乎天下焉若顏子者其知聖王之學乎此所以
有爲邦之問也蓋問也者有所欲爲而未達者也非其所
欲爲則學者不問非其所可爲則教者不答昔者孔門之
弟子其有欲爲政者固亦多矣由之可使有勇求之可使
足民赤之可使與賓客言彼其處心積慮特不出乎一國

之事而已未聞有以聖王之政爲問焉者非不問也學不
至也故聖人之告以政也亦不出乎數者之事而已若夫
顏子之志則進乎此矣觀其晏然處於陋巷之中寧甘心
於簞食瓢飲之樂而不肯屈身以從仕彼其志豈淺淺也
哉故孔子許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旣與聖人同其
用舍矣而用之則行必將有聖王之政此爲邦之問所爲
發也然而爲邦之道奈何曰三代之時時也而夏以忠爲
善三代之輅輅也而商以質爲善三代之冕冕也而周以
文爲善至於功成作樂也惟舜之韶舞爲盡善焉蓋四代
之法一代之法也孔子之言萬世之法也然而孔子之集
大成豈特此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吾集之
以爲行者也百王之訓誥三聖之爻象國史之春秋太師
之雅頌吾集之以爲經者也政也行也經也是三者率皆
集之前代以成吾萬世之大法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此
也嗚呼聖人之道如是之大也非亞聖曷足以語之孔子
言政所以特告顏子也

實若虛

道心天也天豈有量耶而或者以有我求之則取道有量
矣有量者必盈盈者必矜何則彼其所以爲善者非曰理
然也我也以有我而爲善則六尺之軀其所容幾何哉雖
其量有多寡未有久而不盈者持其盈以夸於世曰我善
是是亦足矣則天下之善雖有大於是者其亦何由入耶
嗚呼是亦淺矣乃若昔之好學者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
孜孜然若不足及其旣得之也亦孜孜然若有所不足非
故爲謙損以要夫君子之譽也蓋其心之所存者道也彼
其心以謂天之與我者與天爲一天不窮於道而我獨可

以窮於道乎是以愈實而愈虛愈大而愈不足也豈若淺中之士廣己造大以爲莫己若者哉此實若虛曾子所以稱顏子也嘗觀二三子侍坐於夫子子路則行行然勇者也子貢則喋喋然辯者也子張則堂堂然莊者也而顏子獨頽然於其間恂恂然若無能爲者孔子乃與之夫豈其中有大過人者歟何聖人與之也顏子曰願無伐善夫有善不伐不敢有其己者也爲善不有其己則以天下之善皆吾所當爲而爲之其心豈可量也哉此孔子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雖然顏子猶未離乎實者也若夫大而化之則舉萬善而融於道庸詎知吾所謂實者非虛耶所謂虛者非實耶虛實兩忘聖人之事也噫眾人則空空者也賢人則充實者也至於聖人然後虛實之名忘矣若顏子者其亞聖者歟宜乎曾子所稱如此

焉用稼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勞心以治人者大人之事也勞力以食人者小民之事也治人者必資勞力之所食食人者必資勞心之所治此天下之通義未有一人之身而可以兼焉者然則君子於此將安取乎亦曰脩其大者而小者從之而已矣又焉用稼爲哉子曰焉用稼所以闢樊遲之問也且嘗譬之大人之事以譬則心也小民之事以譬則耳目手足也一人之身四體不能以相通則亦各司其任而已耳司聽目司視手司舉足司運而心居中央致思以制四體之用焉不視不聽而耳目供其用不舉不運而手足供其用夫君子之待其身亦期於若心之制四體焉苟待其身以大人之道則四方之民望望焉襁負其子而至將爲我稼豈不猶耳目手足之扞心腹者哉故古之人

有脩孝悌忠信之道雖不獲用於世猶傳食於諸侯不以爲素餐者其道素脩也又況得行其道乎後之昧者不知察此有若許行爲神農之學欲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所以闢之者宜矣然則孟子者其孔子之徒歟

操則存何如其操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故能不惑惟一故能不二不惑不二則心之至神有主於中可以允執而不失之矣孟子曰操則存亦其意也且心無形也君子於此何以操之乎一主於善則瞬然而存一忘於心則茫然自失所謂操者亦主之使勿忘而已矣是故昔之學問以求其放心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坐如尸立如齊其處也若思其行也若迷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視不離於袷帶言不越於表著聽不惑於左右斯須之間未

嘗敢怠其所操顧瞬然則存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果何所見哉其心存故也楊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且以孔子之言考之自十五而學至於三十而立則操而存者之事也四十而不惑七十而從心則操不足以言之也然心之所存者神也體而不違何有於存亡卽而不離何有於出入而孟子云爾者特以操舍而言之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豈有罔念者哉謂狂聖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耳噫耳目手足人之所謂小體者也心之官則思人之所謂大體者也世之人知存小體者多矣一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至於心不若人則未嘗知求之也是故以全足笑王駘之不全足者天下皆是也乃若王駘則有不亡者存而人則存者亡矣然猶笑之尙能充其類者乎

合而言之道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性既分於道矣。而仁又出於性。此仁與道之所以分也。道無方也。分於仁則有方。道無數也。分於仁則有數。蓋稟陰陽之氣以有生。則域於方。而麗於數。人人所不能逃也。人與人相與分於陰陽之氣以有生。雖曰於物爲靈。其出於道亦已不可謂之全矣。雖然道一也。散而爲分。不失吾一。合而爲一。不遺夫萬。則夫人之於仁。獨可以自異於道乎。蓋不合於道。累於形者之過也。人能忘形以合於心。忘心以合於道。則天地萬物且將與吾混然爲一。不知吾之爲天地萬物耶。天地萬物之爲吾耶。進於此則天而不人矣。且得謂之人乎。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之謂歟。

達則兼善天下

君子之學未嘗不以天下爲心。以天下爲心則天下亦猶我也。豈獨私善其身而不與天下同之哉。窮而在下則道固不可行也。善己而已矣。達而在上則道可以有行也。豈得不推所以善己者善天下乎。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此之謂也。嗚呼君子之所以待天下者可謂仁矣。人之所以親且愛者莫若吾之身。古之人親愛其身。兢慎恐懼不敢以不善加焉。以爲天之所以與我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信五者之善也。君子以仁善其身。非仁不居。以義善其身。非義不由。以禮善其身。非禮不動。以智爲身之燭。以信爲身之符。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吾之所親愛其身而善之。其自厚如此。至於達而治天下。豈他求哉。亦以吾所以善乎己者善之而已。推吾仁以善之。使天下莫不仁也。推吾義以善之。使天下

莫不義也推吾禮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禮也推吾智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智也推吾信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信也以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凡吾昔之所以善其身者今則無一不與之同天下之不善也吾亦若不善其身之爲憂天下之皆善也吾亦若善其身之爲樂天下之與吾身以分觀之則不同而君子之所以兼善之者未嘗有異然則君子之用心豈不亦仁且厚乎伊尹處畎畝之中湯三聘之而不就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伊尹之心方其聘而未就也若將終身至於幡然而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辭非其始怯而終勇也窮達之分不得不然爾若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以獨而不獨君子以爲犯分可以兼而不兼君子以爲苟祿犯分不義苟祿不仁二者君子所以不爲也

論

行於萬物者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一也而名二者卽形之上下而言之也世之昧者不知其一乃以虛空曠蕩而言道故終日言道而不及物以形名象數而言物故終日言物而不及道道與物離而爲二不能相通則非特不知道亦不知物矣蓋有道必有物無物則非道有物必有道無道則非物是物也者論其形而道也者所以運乎物者也明乎此則莊周之論得矣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生萬物自一以至萬皆道之所生也一名於道必生以及物而不能自己則其散諸物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星

辰之所照臨河岳之所融結動植之所生成果且有已乎哉道行不已物之形所以生物生不已道之用所以著今夫仰觀乎天則天積氣也然其日星之回旋雲漢之卷舒風雨之散潤寒暑之運行一往一來一盈一縮若有運轉而不能自己者是豈積氣之所能爲哉道實行於天下矣俯察乎地則地積形也然其山川之興雲藪澤之通氣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蕃息一消一息一化一生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者是豈積形之所能爲哉道實行于地矣中察乎人則人也者又積形積氣之委也然其耳目之視聽口鼻之吸噓手足之舉運一動一靜一作一止若有關鍵而不知其主之者是又豈積形積氣之委所能爲哉道實行於人矣三才者萬物之大者也而道實周流其中焉舉三才以該萬物則道之爲道可覩矣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一也卽其所行於天地人而言之故分而爲三焉號物之數謂之萬以一而分三以三而分萬則物各有道矣物各有道則道亦萬也而不害其爲一者萬物之生本於一故也道非一則不能運萬物萬物非各有一則不能以自運人知一之爲萬而不知萬之爲一則並行而不悖於道豈不昭然矣乎嗚呼道之行於萬物也如此而或者昧之謂道在天耶仰而視之見天而不見道是直以形求之爾胡不反求諸身乎彼其視聽食息之所以然者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必有尸之者矣誠能齋心沐形去智與故以神求之則廓然心悟瞬然目明向之所見無非物今之所見無非道矣見無非道則是道在我也道在我也者所以行道非道行於道者也嗚呼論至於此聖人之於天道之事也學者

可不勉乎哉

君師治之本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有二焉一曰形二曰道含二氣之精鍾五行之秀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視明而聽聰貌肅而言義人之形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賓主之禮朋友之信人之道也形與道具則人所以爲人者盡矣雖然天地能肇人以元而不能與人以形父母能與人以形而不能化人以道則夫統而正之教而成之使人日由於道飢而食渴而飲以相與羣而不亂者得無自然而然哉君師者所以化人於道者也故荀卿以爲治之本而列諸天地先祖之後以爲禮之三本善乎其推明之也竊嘗謂人生於天地之間其不能無羣也从矣羽毛不足以禦寒暑爪牙不足以供嗜慾雪霜風雨之苦暴于外則必挽草木

治宮室緝絲麻以成之飢渴男女之欲役於外則必鑿井泉播黍稷合夫婦以成之力不能兼通也必有士農工商以成之智不能獨任也必有鄉黨朋友以成之夫以一人之身而與是數者之眾相與爲羣於天下紛紛藉藉未易以億萬計於斯時也法度不立則力強者亂兵強者叛智強者譎幾何而不趨於亂乎仁義不明則居迷於所爲行迷於所之冥然無知以蹈禍機幾何而不底於悔乎禍亂並作顧雖有天地之功父母之恩亦將無所奈何則夫乘法度之權修仁義之教以相班治以相訓迪者是乃所以補天地不全之功成父母不及之恩君師之法豈不大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視予猶父也夫父母之功亦大矣而古之人以君師配之者其功同也其功同則事之之道同就養之方服勤之久聞命之恭著在禮經略

可考矣觀周之季禮之見於世者有若齊女之候奔者問父先其君孔門之議服者喪師視其父則其事之之禮爲何如哉雖然禮有三本其道一也事君無可去之理而孔子於魯則去之事師無可逃之理而孟子乃使夷之逃墨何也蓋父母者天之合以形言也形可逃乎君師者人之合以道言也苟非其道則其所資以爲治者已亡其本矣何禮之有是故君道然耶而高克去其君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孔子亦將去魯矣師道然耶而陳相背其師是孔子之罪人也不然則孟子方且使夷之逃墨矣二者或去或不去雖出於禮之變然其所以事之之實蓋無異致也傳曰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故事三如一此禮之所以大也然則荀卿之論其亦生之事之之禮乎觀其名篇斷可識矣學禮者不可不察也

義勝利爲治世

好胸義欲利之情人之所兩有也二情交戰於胸中義嘗難持於所守而利嘗易溺於淪胥此人之情所以輕義而逐利而爭亂之禍自此熾矣先王以謂人之欲利之情吾固不能絕其欲也必將廓義風以聳動之俾其皆知義之可尊而利之不足尚而視不義之得若納溝中之污常恐澆我者則名節奮而爭亂息矣義之與利猶陰之與陽也陰可使佐陽而不可使勝陽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然後萬物生也利可使和義而不可使勝義義必常重利必常輕然後天下治也昔之人君所以成極治之隆者未有不本諸此以古考之營國面朝後市欲其先義而後利也市師所莅之次謂之思次欲其見利而思義也士之所受之田謂之圭田欲其以義而受利也而又擇其長以相統正比其

人以相糾受或是其賢或黜其不肖凡此皆所以示民以義之爲重利之爲輕是以天下之人知義若是之重故不敢棄義而逐利知利若是之輕故不敢趨利而犯義閭門之內子盡其孝而無好貨不顧父母朝廷之上臣致其忠而無好貨不顧其君鄉黨之間無利合之友關市之塵無飾僞之爲出而田野無爭畔之夫遠而道路無拾遺之人舉天下之大臣皆趨乎羞惡之端凡不以義而得者有所不爲故無爭奪之患無禍患之變中正之俗成節義之風著獄自此息刑自此措三代之君所以登太平之盛而後世莫之及者由此道也漢武之君不審夫治亂之原存乎義利之間區區闢地於匈奴任拮克之吏頭會箕斂以啟天下好利之心當是時盜賊並起直指使者僅能勝之故史家譏其彫弊雖其法度文物之盛而不能謂之治世者抑有由矣此董仲舒所以救當時好利之弊而欲以教化隄防之也嗚呼義利之心人兼有之然好義者常寡而徇利者常多故孔子貶無駭以塞利之原孟子譏宋牼以開義之路凡以救其弊而已

劉左史文集卷之三

劉左史文集卷之四

策

兵

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豈容軍旅之不知然
而云爾者所以救靈公好戰之弊也後世學者遂以謂學者
之道專事俎豆之間豈不妄哉昔者季氏問於冉有曰子
之知戰學於夫子耶冉有曰即學於夫子者也夫
子固未嘗言兵冉有孰從而學之蓋文武之道非有二也
一理而已儒者明乎一理之變以接萬事之散殊平居
無事晏然自若卒然有變則亦何異乎揖遜之間而左右
周旋以應之耶夫武事之於儒特其政事之一爾求之仲
尼之門冉有季路其人也孰謂仲尼之徒不學之乎仲尼

之徒未嘗不知兵不知兵者不足為仲尼之徒第不若後世之譎爾大抵天下之政自有常理好戰非也忘戰亦非也好戰之甚傷財害民其弊也常至於忘戰忘戰之甚養寇遺患其弊也常至於好戰此勢之自然所不能已者是聖人未嘗去兵亦未嘗好戰顧其所以為天下之具不得不備以待不虞之變爾後世之學聖人者乃或不然甚者抗兵相加暴骨平野以快一時之憤否則棄去武備以召不測之禍此皆非得為兵之大勢者也若夫或攻或守或進或退或示之奇或示之正此特在臨機制變之間爾可預言哉趙括能讀父書而不免長平之敗房瑄用古車戰而有陳濤之奔此輕言兵者也是故古之善言兵者必先觀天下之大勢而後議攻守之術不知勢而議攻守一邊吏之事而已何足為君子道哉儒生之言近乎迂闊然

久而不勝其利惟執事者擇焉

君臣同心

蒙嘗觀文王之畫卦然後知君子小人之道分矣其畫奇者陽也君子之象也其畫偶者陰也小人之象也君子之心主於義義則周周則一是以陽畫似之小人之心主於利利則比比則貳是以陰畫似之一故同心協德貳故徇私阿黨同心者治徇私者亂此泰否之名所為分也雖然君子固同心也而不能使其類必用於朝廷小人固徇私也而不能使其類必退於草野蓋德者我也而用不用者君也故欲有同心之臣必先有一德之君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孔子釋之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夫欲平治天下則必

生大有爲之君以爲之先有大有爲之君必有一德之臣以爲之助類之相感所必至者也是以堯舜爲之君斯有禹稷臯陶之徒同寅協恭以爲之臣故唐虞以帝成湯文武爲之君斯有伊尹周公之徒一心一德以爲之臣故商周以王觀其一時君臣相與以義圖治之盛也有一新命必再拜而遜之有一昌言必再拜而師之有事則相戒以不怠成功則相推而不居周公則曰惟汝奭召公則曰惟我公一唱一和相應如響若七十二子之於孔門欣欣愉愉無有異志必期於輔成而後已嗚呼盛哉是豈禹稷臯陶益契周召之徒所能至於是歟蓋唐虞三代之君實有義以使之爾方是時也伯鯨方命而圮族共工靜言而庸違管蔡之徒挾三監而並起其小人之異意思以讒說流言以惑其君者亦有之矣夫惟其君始察而終信之是以

稷契周召之徒得以同心而共理以贊其君於帝王之盛詩書所載後世無加焉天錫我宋主上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龍飛於九五之位兢兢業業日念至治遂拔一二大臣而用之此正稷契臯陶周召之徒利見大人之時也而廟堂大臣又思所以一志協謀上副吾君願治之意旁招俊秀列於庶官可謂合於泰之策征君子在內而一心謀治以承功勳者矣承學之士智慮淺末不足以窺測萬一竊嘗讀書見堯舜三代之盛其君之所以任臣其臣之所

以事君意其無以過於今日謹因明問誦書以爲獻焉昔者舜之命九官也既各任之以其職矣復戒之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夫以禹稷之相汲引宜其異意無有也而舜猶戒之故禹得以暨益而奏鮮食暨稷而奏艱食雖殛父而興子而君臣相信而不疑此人君求治之至誠而相戒之

著者也是唐虞之所以治也昔者周公之爲師也召公之爲保也而召公不說夫召公豈疑周公哉以成王中興之主而承難繼之口所以憂之也故周公作君奭以諭之至舉成湯文王皆有臣隣協力之助期於相勉以輔成王治故其卒也周道以興此大臣求治之至誠相勉之效者也

是周之所以治也夫唐虞三代之治一本於君臣之相戒如此則爲今日獻口姑舉諸典謨訓誥之文以陳之而已矣若夫漢唐黨錮之事此則不知戒者之禍也蒙故不敢道焉

州郡立學皆置學官

愚嘗謂三舍之法視賓興爲不足視科舉爲有餘何以言之賓興之法詳於行而略於言三舍之法詳於言而略於行則取人以言者不若行之爲愈也三舍之法屢試而後

補科舉之法一試而得之則取人以暫者不若久之爲愈也昔者先皇帝將欲化成人材以須後日之用乃行三舍法於太學是豈苟欲救當世之弊而以成周之制爲不可盡行於今日哉蓋嘗聞唐太宗之言曰不井田則周公之制不可行也井田立故貧富無相臨之勢是以公道行焉井田廢則貧富有競利之心是以私道行焉公道行者是非得真私道行者是非失正然則鄉舉里選之制後世其不可復矣必欲舍眾人之私心而一取公於法則三舍之制其賢於科舉不亦遠乎故自元豐以來尤所注意天下之士望風鱗集爭趨禮義之化以幸此日之難遇者蓋肩相摩而足相躡也雖然三舍之法行於太學而太學之員才二千餘爾遠方之地距京師者或數千里而後就學於此天下之士不可勝計而就學限以二年則教養之道無

乃或未廣乎道不廣則擇之也不博擇不博則取之也不精此明問所以欲郡立其學學立其官而下問於諸生也愚雖不敏竊願布一二焉昔者吳起嚙母臂以請從師於曾子曾子薄之陽城爲國子司業一日令於諸生去而觀親者蓋不啻數千人夫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今也太學之制告假者限之一年而預上舍者必終歲而後可得竊恐有孝如何蕃者有不得預茲選矣昔者仲尼設科於魯從之者蓋三千人至於七十二弟子之列則魯人居其半其次莫如齊衛魯之鄰國也夫裹糧千里以從師古人之能事也而他國之士從師於孔子猶未若齊衛之盛況乎四方之士遠京師者或數千里終歲聚糧尙懼不繼則雖有賢如原憲者竊恐不能自致於太學矣故爲今之計者莫若推三舍之法以行於天下使近者不至抱羈旅之戚

而遠者亦得承誘掖之化顧不善矣哉若夫欲無勞民費財牽制不可爲之勢愚願循舊制欲考察德行道藝而進之得其當愚願明賞閒何謂循舊制州縣之間必有學焉因之可也其或士徒鮮少數不滿百併之可也如必路立之學則一路之士固已多矣斥大黌舍則爲擾民併遠就近則爲勞士必郡立之學則僻陋之邦士固少矣建置官師則爲具位士徒不足無以充選故莫若酌其員數之多寡因其黌舍之廣狹可因則因可併則併則勞民費財非所患也何謂明賞罰曰三舍之行利害繫焉苟欲趨利何所不至權行貴胄有請託之私千金之子多假借之僞私僞並行而望進退之當蓋亦難矣故莫若嚴其大法而略其細文大法嚴則徇私者不得逞細文略則好爭者不得肆夫如是則考察不審非所患也行之於先既不爲擾民

考之於後又足以得士然後遞而升之於太學則降一等以取之是亦自鄉升之司徒之遺意也行之數年愚將見窮荒僻陋之壤亦閭閻然濟濟然無以異於輦轂之下矣惟執事者以人才爲念而爲上陳其說焉則天下學者幸甚

名節

愚嘗評天下之節有二槩焉有上節者有下節者昔者孟軻養浩然之氣以遊乎齊梁之罰談帝王論仁義雖其君不說至於怫然變色方且雍容閒暇請以正對而不可奪此節之上者也再有仲由親受業於聖人可謂知義矣而顛曳之伐力不能救乃從而飾之曰夫子欲之而已果欲之而得不爲之救乎其後由雖死於孔悝之難然亦不中節矣此節之下者也噫節義者君子之大致人君所恃以

維持天下國家者也上節如孟軻古人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多得者也下節如仲由蓋自眾人而下多有之必欲進其所長救其所短以至於大全蓋亦爲之勸沮之方而已何則中人之性進之則上排之則下進之可使盜跖爲伯夷排之可使伯夷爲盜跖此勢之必致者也胡不觀兩漢之間乎西漢之士非固不好義也而挺名節者一何少耶排之故也東漢之士非固好義也而挺名節者又何多耶進之故也蓋嘗攷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首喜功名而薄仁義士之自好者固已遁商山而不出矣逮至孝武所謂好儒者也奈何強明自任恥於見屈一時讒士誅戮殆盡其間獲全以終其身者類不過乎公孫弘石慶之順從而止爾東方朔司馬相如之談諧而止爾其君所上如此幾何不使天下之士崇勢利而羞仁義者乎故自元成以來廉

節道塞學士大夫包羞含垢俛首於下執事以幸升斗之祿爾然無復自喜之氣雖賢如揚雄者猶幾於不免況餘人乎是以姦雄之徒無復畏憚得以談笑而攘之蹟其所以致此豈特恭顯數君之罪哉抑高祖孝武有以抑之於其初而然耳光武之興也列侯名將相與戮力以成一代之業者有若寇鄧耿賈之儔其豐功偉績有足褒重者固亦多矣不此之顧而獨勤勤以身先於故人之子陵而又侯湛卓茂之徒亦非素有顯赫之功也一旦加之列侯之上曾不少貳於是天下曉然知勢利之爲卑而道德之爲尊矣更相崇尚遂以成俗雖歷世之已遠而其風不衰下至於懦夫孺子忠義所發猶有甘心於姦鐵逆鼎而不悔者而況耿介者乎漢祚雖已衰微而姦雄熟視不敢竊發誠以仁人義士所與掖持者甚眾故也蹟其所以致此又

豈獨陳蕃數君之力哉亦光武有以進之於初而然爾大抵人性靡常惟君所上其開端也會不出於旦暮之間及其成效也乃在乎數十世之後不可不察也然則爲今計者奈何亦稽諸兩漢而已稽西漢所以失則柔媚之徒沮之可也稽東漢所以得其廉節之士勸之可也爾謂勸曰廉節之士介然自守彼其視夏畦之勞若去烈火猶懼不速其肯矚肩詔笑以自媚於人哉不用於朝則亦去而之山林而止耳爲政者必得若人而用之優之爵祿崇之名譽豈徒忠直之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士亦將欣然慕奮然從而日趨於禮義之域矣何謂沮曰詔媚之士望風希旨以求合乎上者直志於得而已無恤其他也曰然亦然吾不知其實然乎否也曰不然亦不然吾不知其實不然乎否也上之人一不得其情而遂用之則今日之然又

將轉爲他日之不然矣必在察其情稽其事驗之以所與往究之以所從來則信誕見矣其不信者薄加擯斥示不復用而貪得之士亦奚肯舍所守而犯所禁哉此勸沮之方也雖然天下固有所謂豪傑之士招不來麾不去如孟軻之自信者矣殆非勸沮之所能動也苟非其人則必畏誅而慕賞人皆畏誅而慕賞則吾勸沮之道行矣及其久也漸以成風則天下之士又將有不待賞而勸不待誅而沮者觀東漢之季士有不畏朝廷之誅戮而畏天下之清議者此又其效素所較然者也今也誠能本之學校以鼓舞之而輔以勸沮之法愚將見在位之人皆節儉正直有如文王之時者也區區黨錮之餘又何足道

用人

古之制爵祿也五等公也孤也卿也大夫也士也先王豈

以等級天下之士哉以其德不足公也故命之以爲孤以其德不足於孤也故命之以爲卿以其德不足於卿也故命之以爲大夫以其德不足於大夫也故命之以爲士其貴承於天子而無嫌其德大也其賤列於下士而非屈其德小也夫小德之於大德相去遠矣求小德於眾也猶什伯也求大德於小德猶千萬也是以古者天子之制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其中下士之數則以萬計豈不德愈大而求愈難德愈小而求愈易哉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夫公者止於三而已猶曰無其德則闕之況孤卿乎然孤卿之才則不若三公爲難者也故自古以來未之敢闕惟其不闕而又當其才此古治所以爲可尚也文王之時小大之才皆可用而棫樸之詩作薪之櫛之是也宣王之時小大之才採之有餘而采芑之詩作薄言采芑

是也夫才之大者爲難得也而文王宣王之世獨取盈焉
豈非教養而然乎我國家以庠序養天下之士求之經術
擇之師儒所以作成人才之意固已進乎宜而肩乎文矣
固宜濟濟多士溢於今日公卿之才取足而有餘而乃廟
堂之上每以乏才爲憂侍從之列省寺之官闕者幾半久
而未補此議者不得不致疑於斯焉愚嘗思其故矣朝廷
以資格取天下之常才以薦舉待天下豪傑之士處於下
列固有之矣而試之未詳知之未盡亦未之敢舉也故必
擇其優爲之者然後敢用求於適足而已此君子慎名器
之道也奈何前日異意之人臣悉以擯斥是皆出於大臣
侍從之列也斥者既退矣而欲用者尙試之未詳也是其
所以闕員者乎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此言才之難也又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此言舉才之道也夫自侍從以至於省臺寺監之官其
員眾矣吾君獨能盡知之乎是有賴於吾相也吾相亦獨
能盡知之乎是有賴於侍從之臣也昔唐太宗謂房杜曰
僕射所以助朕廣耳目訪求賢才者也比聞日閱訟數百
豈暇求人哉乃勅細事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夫閱訟事
之小者也一訟或失在一事爾而擇人一失其敗事豈不
多乎姚崇嘗擬郎吏於元宗元宗不主其語乃曰大事吾
與辨除郎吏小事爾顧崇不能重煩我耶夫擇人任官眞
宰相之任也以爲百執事之眾不足以徧知亦使侍從省
寺之臣薦其才而已陸贄語於德宗曰左右丞郎中御史
大夫中丞達官也陛下擇宰相則可擇天下之才可耶柳
渾亦曰陛下當擇臣等以輔聖德臣等當擇京兆尹以洪
大化尹當擇令以親細事夫才之難也久矣誠以一人之

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
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
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
妙萬物而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
傳則子惡得而知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以言
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
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
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乎人萬物之道備乎身眾妙
之道備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今而後知
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乎殆矣乃析薪烹
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
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
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
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
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
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
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
物亦我也亦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
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
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
則天地何依何附曰有何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
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
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
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

聖爲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夫名也者實之賓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眾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凡言朝者羣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何害生實喪之有耶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沈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

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故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也天降之災禍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遇禍有爲惡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常不常分也一命一分人其可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命也常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命也常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

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利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由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遠者哉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千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舍欲取之則不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豈直有傷身之患耶魚與薪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千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

雖一毫猶且爲害而况千斤乎吾之貪魚亦何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尺蠖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敢問易有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之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道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何謂也曰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一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大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變遷非此無以

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
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
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猶農夫有思
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
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貴不妄也

附錄

上蔡先生語錄凡三事

元承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
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
有根因指庭前醅醪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
年何以見他進未有進處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
卻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卻了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二劉各錄得數冊

高問伊洛辯

伊川先生議論不事文采豈有意於傳遠哉然猶班班可
考者以有劉元承之徒口爲傳授故也

許右丞祭左史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蒙召還公在朝廷儼舍國南門巷
相望把酒道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惟公之畏公不我鄙
委曲教誨廣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
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別汲堤歲月如馳
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車夷涂發軔千里伊誰柅之而止
於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匪告於今維後之貽公葬荆川

千夫臨穴而我何爲薄祿羈縶絮酒寓辭以寫契素瞻彼
大江日夜東注

墓誌

有宋承議郎權發遣宣州軍州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桑
事借紫金魚袋劉公卒於州之正寢其弟安上安禮護其
柩歸卜以卒之二年二月壬子葬於所居永嘉縣仙桂鄉
之外彎山郡人戴迅狀其州里世次道學歷官行事之實
而安上問銘於橫塘許景衡景衡曰墓有銘非古也旗常
彝鼎著人功善以示不忘今不復用則賢人君子可傳於
後世者殆將泯然矣無已則銘乎恭惟劉氏系出彭城其
家於溫也久矣大父諱瑩積善有陰施識者知其後必大
父諱弼以公恩封宣義郎公諱安節字元承資稟不凡方
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

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徽猷待制安上相友愛皆以
文行爲士友所推稱旣冠聯薦於鄉同游太學秀出諸生
間號二劉一時賢士大夫皆慕與之交而宗工名儒見其
文聞其爲人皆嘆服元符三年擢進士調越州諸暨縣主
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
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久之同時學校者皆
進顯於朝廷獨公奔走小官未嘗爲進取謀議者惜之改
宣德郎受代來歸當天子勵精庶政之日孜孜賢俊求之
如不及宰相以公名聞有旨召對便殿公言春官宜慎擇
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
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卽日擢爲監察御史數決大獄
所平反甚眾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士論翕然稱得人公
之爲察官也謁告省親於鄉亦旣陞辭矣而殿中命下故

不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有旨趣赴闕公迎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以爲朝廷厚恩宜修職報效且吾志安於閭里事親者務養其志可也公遂不敢言明年除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薦飢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邊糴軍儲不足他日皆取諸民公曰歲飢如此重困之可乎他用宜有相通者正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爲在官者擾至晝日閉關或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僚屬化之久闕守獄訟積留紀綱隳壞吏媮而民病公爲究其本末先後疏剔滯礙俾就條理未幾飢者以充乏者以濟逃者以復凡爲民弊害者悉除去於是與之更始賦出裁制貢舉奉所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民旣和樂愛戴之如父母雨暘有禱輒應人以爲精誠所格也

冬祀貢練有期會而民未能盡輸公語其屬曰民困甚雖嚴督之亦未必辦吾其以罪去乎豪民數十人聞之曰可使我公得罪耶相與代輸之其得人心如此治聲流聞京師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遮留之泣涕不忍別耆壽以爲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蓋數千人而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闕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爲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不聽其後御史疏江浙不賑濟以聞詔書切責獨宣不與焉政和六年春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夏五月己亥公得疾精爽不昧與家人語如平時至乙巳卒享年四十九吏哭於庭民哭於巷雖童稚亦知感慕而士大夫無遠近識否皆爲之嘆息娶何氏同郡人

愿之女封榮德縣君公貳太常改封宜人公之娶也初行
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者駭且笑比朝廷頒五
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宜人仁孝可稱人以
爲宜相君子者先公得疾且瘳會公病卒哭之不成聲後
二日亦卒生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天一女尙幼以
安上之子誠爲後部使者表其治績及勤民致死狀天子
惻然惜其才未及盡用特命誠將仕郎公清明坦夷雅近
於道嘗從當世先生長者聞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
之存心養性於是有得其氣貌温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
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略不見其怒色志辭也其
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
失相與如初其靜默勿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
然不可回奪也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未嘗辯遇事不

擇劇易人所厭苦者行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敏於從
事區處黑白惟義之適不以禍福利害爲避就鄒公浩以
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時朝廷震
怒痛治送行者追逮甚急人皆惶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
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如也事親能承順
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者族居踰百口上
下愛信雖臧獲無閒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
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閒矣其與人遊常引其所
長而陰覆其所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置他邑公
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遂善遇之宣州賑濟
公疏以爲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於是朝廷錄部使者之
功而進拔焉蓋其志非敢私其身而在於爲人其所施置
常在於公天下以爲心不如是則非所以合內外通彼我

也其於窮理盡性之學方進未艾使天假之年有爲於世則吾未知與古名臣爲何如耳觀其爲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間有鬪者將愬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輒中輟以是廷無可治之事而或踰旬不施鞭扑其爲政效見於此公之講學常攝其要使人廓然知聖賢岐轍可望而進而景衡也實與切磋之益今銘其墓著其行事乃止於此而已蓋公之潛德隱行雖至親厚善亦不能盡知之也然因其所常言而逆其所不言以其所已爲而究其所欲爲庶幾後之君子有考焉是不爲略也銘曰

自明而誠 大人學兮 聖門授受 其來邈兮
孰溢其源 末流涸兮 紛紛百家 益偏駁兮
後學專門 祇穿鑿兮 上下千載 嗟殘剝兮

温温劉公 其美璞兮 斯文有得 與敦琢兮
始乎致知 物斯格兮 沈涵充擴 卒自得兮
眾人巧智 獨敦樸兮 眾人迫隘 獨恢廓兮
眾人利欲 獨淡泊兮 洞然無礙 油然樂兮
造滕有陳 其利博兮 御史左史 帝親擢兮
出守二州 愈民瘼兮 浩浩江河 裁一勺兮
天命在人 孰厚薄兮 氣之所鍾 有美惡兮
會元孕粹 良不數兮 幸而得之 歎冥冥兮
茫茫九原 能復作兮 我銘其藏 尙後覺兮

劉左史文集卷之四

右宋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集四卷其弟給事中
安上元禮集五卷前有留茂潛序茂潛嘉定中知溫
州是集蓋卽其所合刊也給諫集據行狀有詩五百
篇制誥雜文三十卷今所存才十之一左史集篇卷
尤少殆皆非完帙然陳直齋所見者卷數已與此同
則散佚當在南宋初也左史給事並事二程事蹟見
伊洛淵原錄是集所錄制誥經義居其大半間有不
經意之作然大率明白質實不失爲布帛菽粟之文
以周恭叔浮沚集較之蓋如驂之靳矣是集

國初時已不易得朱竹垞展轉傳寫始獲其全百餘年
來流傳益尠舊有文瀾閣傳鈔本撝誤竄改
殆不可讀丁卯秋試於杭州購得盧抱經所藏舊鈔
本給諫集家人又從祥符周季貺司馬所錄得

吳枚菴校本左
宋命詒讓以家本對勘刊補頗夥
會武昌開書局
而經史永康胡月樵丈實總其事
因屬爲重刻以
其傳盧吳二家鈔本行款不甚符
合所出蓋非一本今亦不敢專輒改定以存宋槧之
舊云同治十二年七月後學瑞安孫詒讓記

通志

溫州府圖書館藏